

儿童文学作家谢倩霓探索成长生态

跨越困境 在磨砺中成长



本报记者 王艳茹

近日,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谢倩霓的新作《乔乔和他的爸爸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记者采访谢倩霓时,她表示,孩子的“童年成长生态”,对他成年以后的性格心理,还有为人处事等方面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作为一个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有30年的作者,她对“童年成长生态”的描摹以及试图深入而生动地写出这个生态中的一些关键的因素,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,是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写作课题。

描摹童年成长生态

映出世界在孩子眼底的各色倒影

谈到这本书的写作背景,谢倩霓说:“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长为父母,他们的个性更加独立,在离婚率逐年攀升的社会大背景下,我选择了这个题材,既具有代表性,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”

有读者曾向谢倩霓提出疑问,单亲家庭孩子的故事,让其他孩子读有普遍意义吗?谢倩霓表示,父母离婚给孩子造成的困境,只是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,遭遇到的困境中的一种,而作者必须要

依靠一种困境,把这个情景描摹出来,所以她借助了这种困境,但是解决走出这个困境的方法,却是所有可能遭遇挫折的孩子可以借鉴的,从这个意义上讲,这部小说具有普遍的阅读意义。

童年中虽然都有差异,但是写出差异中的暖意和善意,写出周遭世界映在孩子眼里的各色倒影和正向的引导,写出孩子自身的努力和成长的力量,这是这部作品想要给读者带去的价值取向和文本的阅读价值。

儿童文学的创作技巧

孩子视角与成人智慧的巧妙切换

写作儿童文学,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,作者同时身为大人和孩子这两种角色。对小说的谋篇布局、人物设定、人物关系、情节进展,尤其是融入作品中的思考,都需要作为一个成年人来布局。但是又要时刻成为作品中的孩子,以孩子的角度去说话,去行动,去思考。

“在大的方面,需要成人的智慧和经验,而在一些细节的描摹和情节进展上,特别是心理的感受上,作者必须是一个孩子,所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,它的创作难度是很大的。”谢倩霓表示,现在很多人可能对儿童文学会有一种误会,认为儿童文

学就是小猫小狗开口说话,儿童文学的写作可能会很简单。但是真正的长篇儿童小说,是需要完整的结构,环环相扣的情节,以及对人物心理的深层转变的描摹等,凡是艺术方面对长篇小说的要求,儿童文学同样都是需要的。

所以,这部作品虽然是写的日常生活,但是在构思和结构上,作者拨开日常生活的那些冗长,精心地选择情节和细节,通过细节来表现心理,步步为营,层层推进,真切而生动地展示儿童成长路途上的纠结、挣扎和积极向上、努力成长的形象。

跨过原生家庭的差异

多阅读勤沟通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

很多人都带着固执的原生家庭的缺憾,适时反省,善于思考,在此基础上,尽量养成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,让孩子以后不管面对什么环境,面对什么人,都能够有自主意识。而阅读能给孩子提供这种思考,让他看到更多的人生风景,从而引发孩子的各种思考,也能够让他今后的路走得越来越宽广。

“作为父母,要细心地观察孩子的成长状态,适时提供你的建议,同时还要尽量让孩子开阔眼界,包括去各个地方旅游、阅读各种书籍,这是我在培养女儿过程中经常采用的两个方法。”谢倩霓强调,孩子要多阅读,多接触外界,同时家长作

为过来人要给孩子一些智慧的指引。但这个指引的前提是,他愿意跟你交流,所以建立一个交流的通道尤其重要。

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阅读推广者,会和孩子交流得更顺畅。“如果我到乡村讲座,我会给孩子们讲我自己的故事,作为一个乡村孩子,我把成长经历、感悟以及阅读在我生命中的作用分享给他们,让他们从我的生命得到一些启示。我还希望孩子们对万事万物都保持好奇心,如果拥有好奇心,就会对生活充满热爱,无论身在哪里,处境会怎样,都会振作起来,生活得更快乐。”谢倩霓说。

让音频作品回归到纸质阅读

用独特的视角

把经典读出新意

2018年10月,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思和做了一门现代文学的音频课程《中国文学大师课》,参与此课程、担任授课导师的既有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师骨干,又有著名作家王蒙、莫言、张炜、王安忆、严歌苓、余华、苏童等。音频上线后,收听超过1563.3万人次。近日,音频课程的纸质版《中国文学课》出版,这是一本“先声夺人”的图书,有声版先于纸质书上线,由中国顶尖学者和作家,用独特的视角,把经典读出新意。

陈思和教授认为,高校的教育不应该局限在被围墙建筑起来的校园内,高校的资源应该在适当的条件下为社会服务。

复旦大学开放性办学的氛围有着悠久传统。陈思和教授表示,从我自己做学生听课时开始,在课堂上就不断地结识来自校外的听课者,他们可能是来自附近高校的学生,也可能是来自社会上的热爱文学的自学者,甚至有退休的、无业的人员,他们为了求知,自己端了小凳子,悄悄地坐在教室的空余地方,学生经常会抱怨他们来迟了找不到座位。如果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,把高校的优质教学资源向社会开放,就能让更多的学习者受益。

音频平台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,对于社会听众,可以通过文学来发生感情的作用,丰富人性内涵,鼓励人们对真善美元素的自觉追求,提升人们对人生百态的澄明的洞察能力。如今,纸质图书《中国文学课》的出版,更是将这门课传递给更多的读者。陈思和教授表示,将高校的人文教育资源与更多人共享,这是他投入出版活动的初衷,也是尝试新媒体教学的目的。

《中国文学课》用十个单元——诞生、童年、青春、女性、爱情与婚姻、在路上、困顿、生活的艺术、人性深处、超越生死——从人出生到老死的生命过程中动态地理解文学。读者可以在《呼兰河传》里,看到萧红如何在命运的粗粝中找寻童年的温暖;《围城》里在女人身边周旋的方鸿渐,他人生中真正的围城并不是婚姻;刘慈欣的《三体》,则把我们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空尺度,考验人性与道德……

小时候看鲁迅,老师要求解释的是“该段落运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,表达了鲁迅怎样的感情”。阅读鲁迅被当作是一个语文任务,他的文章是需要拆解的考题。但复旦大学中文系邵元宝教授在“童年”这个单元解读《社戏》时说,鲁迅写社戏的重点,并不在于台上的戏有多好看,而在于台下。“不是大人们张罗的那台戏,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快乐。恰恰相反,是孩子们自己在台下演出的童年喜剧,赋予台上那出戏以某种意义和美感。”

因此,真正成全这出“社戏”的人,是鲁迅的母亲。当孩子们急着要去社戏的时候,母亲宁可自己担惊受怕,也没有强行跟孩子们一起去;当孩子们看完社戏回来后,发现母亲已经等了他们一整晚了。正是因为母亲的尊重,才有了这一场温暖而美好的社戏。

这就是《社戏》所要表达的思想核心,正如鲁迅在《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》这篇文章里所说的,大人们应该是“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;此后幸福的度日,合理的做人”。这样的解读,不仅颠覆了我们的认知,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鉴赏文学的方法论。通过阅读举一反三,并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,使文学丰富对人生的理解,也使人生丰富文学的解读。

(本报记者 王艳茹)